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害與侮辱的

(五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慶野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被害與侮辱的

(五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李驥野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二章

他確乎帶着發光的臉面飛奔進來，活潑而且歡快。顯然他是快樂而且幸福地度過了這四天。可以從他臉上看出，他有什麼事情渴望着要告訴我們。

『我來了！』他叫出，向着我們所有的人，『我，我是應當在無論什麼人之前到這裏的人。不過我即刻就告訴你們一切事，一切事，一切事！今早晨我連向你說兩句話的工夫都沒有，爸爸，我卻有許多話要向你說。只在他底稱心的瞬間，他纔讓我那樣向他說話的，』他打斷他自己，向我說，『信我罷，在別的時候他不准的！而且我要告訴你他作什麼事。他開始用我底全名。不過從今天起，我要常常使他過好日子，而且我要設法的！在過去四天我變成完全不同的人了，完全，完全不同了，我要全告訴你們的。不過這即刻就要說的。現在的大事，是她在這裏。她在這裏！又是納特沙，可愛的，

「你好嗎，我底天使！」他說，在她底身旁坐下，並且貪饞地吻她底手。『這些時我怎樣把你放在心頭呵！不過是這樣的！我沒有辦法！我不能擺脫，我底可愛的！你看來瘦些了，你變得這樣蒼白……』

……』

他狂喜地親遍了她底手，並且用他美麗的眼睛熱誠地看着她，彷彿他就看不够一樣。我一瞥納特沙，而且從她底臉上我猜出，我們底思想是一樣的：他是絕對天真的。實在的，這個天真的人，什麼時候，又怎樣能有過錯呢？一陣光明的紅潮突然遮遍了納特沙底蒼白的面頰，彷彿所有的血都從她底心湧上了她底頭一樣。她底眼睛閃光，而且她驕傲地看着華爾科夫司基親王。

『不過……你這些天到那裏去了呢？』她以壓抑而且衰弱的聲音問。她在困難而且不平的喘息中呼吸着。我底上帝，她是何等愛他！

『實在，我一定似乎是有錯的，而且不僅是似乎，實在的！自然我是有錯的，我自己知道，而且知道了，我來了。加特亞昨天和今天都告訴我，沒有婦女能夠原諒這種忽略（星期二這裏發生的事情她都知道；第二天我告訴她了）；我和她爭論，我堅持有這樣一個婦女，而她底名字是納特沙，而

且世上或者只有一個其他的婦女是和她相等的，這就是加特亞；於是我到這裏來了，自然我知道我當時得勝了。像你這樣的天使，能夠拒絕原諒罷？「他沒有來，所以一定有什麼事情牽扯住他了。並不是他不愛我！」——我底納特沙要這樣想！彷彿人能夠停止愛你哩！彷彿這是可能的哩！我底整個的心都爲你疼痛着。然而我還是有錯呵。不過你要完全知道了的時候，你要是衛護我的第一個人了。我即刻就全盤告訴你們；我們向你們所有的人公開我底心；我是爲這而來的。今天我要飛到你這裏來（我自由了半分鐘），給你一個飛行的接吻，但是我就連這也沒有作成。加特亞爲要緊事請我去。這是在你看見我坐在馬車裏之前，父親。這是在第二次通知條之後，我第二次坐車到加特亞那裏去。送信的人終日帶着字條在兩家間跑來跑去。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只在昨夜纔有工夫讀你底字條，你在字條裏所說的都是十分對的。但是我作什麼呢？這是身體上的不可能！所以我想，「明天晚上我把一切都弄得妥當，」因爲今天晚上我不到你這裏來是不可能的，納特沙。」

「什麼字條？」納特沙問。

『他到我屋裏去，沒有找到我。自然他就在留給我的信裏，誠懇地痛責我沒有來看你。他是完全對的。這是昨天。』

納特沙警看我。

『但是假如你有時間從早到晚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在一塊……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開始。

『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，』亞歷沃沙插嘴說。『假如我能夠在加特亞家，我應當有雙倍的理由到這裏來。我完全和你同意，而且願意自己加上不僅雙倍的理由，卻是百萬倍理由。不過，起頭說來，生活中有些奇怪的，料不到的事情，這些將一切都擾亂，而且顛倒過來，我所遇的正是那類的事。我告訴你們，在過去些天，我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。從頭到腳都更新了。所以這些一定是重要的大事！』

『噯呀，不過你遇了什麼事呢？請莫要把我們放在疑團中，』納特沙叫，微笑着亞歷沃沙底熱心。

他實在有點胡塗，他說得很快，他底話用迅速的，不斷的懸河之談，紛亂地衝出來。他渴望着告訴我們一切事，說話，談天。但是在他談話的時候，他仍然拿着納特沙底手，而且不斷將牠舉到他底嘴唇上，彷彿他就吻不夠一樣。

『這是整個的要點——我遇了什麼事，』亞歷沃沙繼續着說。『唉，朋友們，我所見到和作到的事，我所認識到的人，從加特亞開始：這樣一個完全的人！我一點不了解她，一點不了解，直到現在爲止。就在那一天，那一星期二，你記得嗎，納特沙，當時我熱誠地談着她，就在那時候我也難乎了解她一點。直到現在，她纔將她底真自我向我顯露。不過現在我們彼此澈底地了解了。我們彼此稱加特亞和亞歷沃沙。但是我要從頭開始。開頭說，納特沙，假如你能夠聽到，我有一天（是星期三）向她說你，而且告訴她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事的時候，她向我所說的一切話呵……順便說一下，我記得我星期三來看你的時候，我是何等傻！你熱誠地迎候我，你是全副精神貫注在我們新地位上的；你要和我談這一切；你是憂傷的，同時你對我是充滿了惡作劇和嬉戲；而我要盡力成爲莊嚴的。哦，傻子，我是傻子，你相信嗎，我渴望着要誇耀，要吹噓我不久就成爲一個丈夫，一個莊嚴的人了，而且

想要向你誇耀。唉，你怎樣一定要笑我，而且我怎樣應該受你譏笑呵！

華爾科夫司基親王默然坐着，而且帶着一種勝利地諷刺的微笑看着亞歷沃沙。他底兒子顯得他自己是那樣輕浮，而且甚至可笑，在他似乎是歡喜的。那一全晚上我都細心地觀察他，而且得到這個結論：他一點也不愛他底兒子，雖然他時常談着他對於他的爲父的熱誠。

『從你這裏我到加特亞那裏去，』亞歷沃沙繼續急語。『我已經告訴你們了，只在那早晨我們纔彼此澈底了解，而且怎樣發生是奇怪的……我不記得是怎樣的了……幾句熱誠話，幾種情感，坦然說出來的思想，於是我們——永遠成了朋友了。你一定要認識她，你一定要納特沙。她怎樣向我談論，她怎樣向我解釋你呵。她怎樣向我解釋，你是何等的寶藏呵。漸漸地她使我了解她所有的思想，她所有的人生觀；她是這樣一個誠懇的，熱誠的女子！她談論責任，談論我們人生底任務，談論怎樣我們都應當服務人類，而且因爲我們完全同意了，在五六點鐘談話之後，於是我們終於誓守永久的友誼，並且我們要終生一同工作！』

『工作什麼？』他底父親吃驚地問。

『我是這樣改變了，父親，這一切一定都使你吃驚。我預先就知道你所有的反對了，』亞歷沃沙勝利地回答。『你們都是實際的人，你們有那許多不合時的，端莊的，嚴厲的原理。你們帶着不相信，敵意和嘲笑，看一切新的，年青而且少壯的東西。不過我現在和你們前幾天所知道的不一样了。我是一個不同的人了！我勇敢地照面上去看世上一切的人和東西。假如我知道我底信念是對的，我要追隨到牠底至高的限度；而且假如我不走差我底道路，我是一個誠實的人。這在我就夠了。對那你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罷。我相信我自己。』

『哦——哈！』親王譏刺地說。

納特沙不定地環顧我們。她爲亞歷沃沙害怕。他在談話上顯出很不行，是時常發生的事，她是知道的。她不要亞歷沃沙在我們面前，尤其在他父親面前，使得他自己好笑。

『你說什麼呀，亞歷沃沙？我料想是什麼哲學罷，』她說。『有人教訓你了……你告訴我們你作什麼了，那要好得多。』

『不過我在告訴你呀！』亞歷沃沙叫。『你看，加特亞有兩個遠親，表兄弟之類，名叫列文加

(Levinka) 和保林加 (Borinka)。一個是學生，一個只是一個青年人罷了。她和他們是朋友，而且他們簡直是異常的人。他們就不到伯爵夫人家去，爲了原理。當加特亞和我談論人底命運，談論我們人生任務等等的時候，她向我提到他們，而且給我一個字條即刻到他們那裏去；我隨即飛奔去和他們認識。我們在那晚上就變成親近的朋友了。那裏各種的人差不多有十二個。學生，官吏，藝術家。有一個著作家。他們都知道你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這就是說，他們讀了你底書，他們從你希望着將來有偉大的東西。他們自己這樣告訴我。我告訴他們我認識你，而且允許着將他們介紹給你。他們都歡迎我像一個兄弟一樣。我直接了當告訴他們我不久就成一個結婚的人了，所以他們作爲結婚的人招待我。他們住在緊靠屋脊下的第五層樓上。他們能集會就集會，多半在星期三，在列文加家裏和保林加家裏。他們都是少壯的青年，充滿了對於一切人類的熱愛。我們都談論我們底現在，我們底將來，談論科學和文學，而且談論得這樣好，這樣坦白而且單純。……有一個中學的孩子也去了。你們應當看看他們彼此怎樣相處，他們是何等慷慨！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樣的人。這些時候我都弄到那裏去了？我見了什麼了？我在什麼觀念中生長起來的？曾經將這類事情告訴

我的，你是唯一的人，納特沙。唉，納特沙，你簡直必得認識他們；加特亞已經認識他們了。他們幾乎帶着崇敬談論她。而且加特亞已經告訴了列文加和保林加了，她得到她底財產的時候，她即刻就爲公共的事捐一百萬。』

『我料想列文加和保林加和他們底一班人，要作那一百萬底信託人了？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問。

『那不真，那不真！像那樣說話是一種羞恥，父親！』亞歷沃沙熱烈地叫。『我猜度你在想什麼！我們確乎談到那一百萬了，而且費了長時間討論怎樣用牠。我們最後決定了在其他一切事情之先，用在啓發公衆上……』

『是的，我看我沒有完全了解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，實在的，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彷彿對着自己似的說，仍然帶着同樣的譏嘲的微笑。『從她有許多事我都料得到，但是這個……』

『爲什麼這個？』亞歷沃沙插嘴說。『爲什麼你以爲這是這樣奇怪？因爲這有點超出你底固定的規律嗎？因爲以前沒有人捐過一百萬，而她捐了嗎？怎麼樣呢！假如她不要用別人底錢生活，因

爲靠這幾百萬生活就是用別人底錢生活（我纔調查出來），怎樣呢？她要爲她底國家和一切服務，而且要爲公共的事情捐給她底鎔銖小款。在我們底抄本裏我們是時常讀到那鎔銖小款的，但是當那鎔銖小款是一百萬的時候，你就以爲有什麼不對了！而且我一向那末相信，那樣受人恭維的這種常識，都憑靠什麼呢？你爲什麼那樣看我，父親彷彿你在看一個丑角，看着一個傻子一樣！我就是一個傻子又有什麼關係呢？納特沙，你應當聽聽加特亞關於這所說的話。「不是腦子最重要，卻是領導腦子的東西——性格，心，慷慨的本性，進步的思想。」但是白司米金（*Bazmynin*）關於這有一句話卻更好，是充滿天才的。白司米金是列文加和保林加底一位朋友，而且在我們間是一個有頭腦的人，有天才的真正領袖。就只昨天他在談話中說，「承認他是一個傻子的傻子，就不復是一個傻子了。」這是何等的真！在每分鐘我們都得聽到他說出那樣的話。他確乎是傳播真理。」

「一種天才底表徵，實在的，」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說。

「你什麼不作只是笑。但是我從來沒有從你那裏聽過什麼那樣的話，也沒有從你底任何朋

友那裏聽過。反之，在你們底團體中，你們似乎隱瞞着這一切，在地下爬行着，使得一切人，一切鼻子，都可以準確地追隨或些準則，或些規律——彷彿這是可能的似的；彷彿這不比我們所談所想的，不可能一千倍似的。然而他們叫我們烏託邦派！你應當聽聽他們昨天向我說的話……」

『不過你們談什麼，想什麼呢？告訴我們，亞歷沃沙。我還不能完全了解哩，』納特沙說。

『一般地談論着引向進步，仁慈，和愛的一切事，都是和現代問題有關係的。我們談論自由報紙底需要，談論在開始的改革，談論人類底愛，談論現日的領袖；我們批評他們，而且讀他們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們應允着彼此完全公開，而且坦然地，明白地，沒有遲疑地述說關於我們自己的一切事。除了坦白與率直，沒有什麼東西能達到我們底目的。這是白司米金最努力的事。我將這告訴了加特亞，她是完全和白司米金表同情的。所以我們所有的人，在白司米金領導之下，都允許下終生誠實而且坦率地行事，任在那方面也不欺詐，不以我們底狂熱，我們底赤誠，我們底錯誤爲羞，而且筆直向前去，無論說我們什麼，無論怎樣評判我們。假如你要別人敬重，敬重自己是大事。只有藉着這，只有藉着自我敬重，你纔可以強迫別人敬重你。這是白司米金所說的，加特亞完全和他同意。對於

我們底一般的信念，現在我們都同意了，而且決定了嚴厲地研究我們自己在相會的時候，彼此互相解釋。」

「什麼一套胡說！」華爾科夫司基親王不安地叫。「這個白司米金是誰？不行，不能隨事情這樣的……」

「不能隨什麼？」亞歷沃沙叫。「聽着，父親，爲什麼我在你面前說這一切。這是因爲我想要而且希望把你也拉進我們底團體。我已經將你底名字保送進去了。你笑；嗜，我知道你要笑的！不過聽我到底。你是仁慈而且慷慨的，你會了解。你不知道。你從來沒有見到過這些人，你沒有聽到過他們。假設你聽到過了這一切，而且研究過了這一切，因爲你是很有學問的，然而你沒有見過他們自己，沒有到過他們家裏去，那你怎能正確地評判他們呢？你僅只想像你知道他們。你和他們在一塊，你聽他們，那末——我保證你要成爲我們中的一個人。尤其是我要用我所能作到的一切方法去救你，使你不至於在你那樣沉迷着的團體中毀滅，而且這樣將你從你底信念中救出來。」

華爾科夫司基親王默然聽着這突擊，帶着惡意的冷笑；他臉面上有着怨恨。納特沙帶着並不

隱蔽的厭惡觀察着他。他見到了，但是他裝着沒有留意牠。但是亞歷沃沙將一說完，他底父親就狂笑起來。他向後倒到椅子上，彷彿他不能約制他自己一樣。不過這笑確乎並不真誠。他笑十分顯然地只是要來儘深地損傷，而且微屈他底兒子就是了。亞歷沃沙確乎是被羞辱了。他底整個的臉露出緊張的憂傷。但是他耐心地直等到他父親底歡樂過去。

『父親，』他憂傷地開始，『爲什麼你笑我？我坦然而且開誠地來到你跟前。假如依照你底意見，我所說的是胡塗的，那就教我好些呀，而且莫要笑我。你找到了什麼你對牠發笑呢？笑那現在在我看來是善良而且神聖的事嗎？就假設我不對，假設這一切都錯了，誤了，假設我是一個小傻子，如同你叫了我好幾次一樣；假如我犯着錯誤，我在這上頭是真誠而且實在的；我沒有作什麼卑下的事。我是爲崇高的觀念狂熱的。這些觀念也許錯了，但是牠們所依據的東西都是神聖的。我已經告訴過你了，你和你所有的朋友，就沒有向我說過能夠引導我或影響我的事。駁責他們，告訴我些比他們所說的更好的話，我願意追隨你，但是莫要笑我，因爲這很使我悲傷。』

亞歷沃沙帶着極端的真誠和一種嚴肅的尊嚴，說出這些話。納特沙同情地看着他。親王懷着

真正的驚愕聽了他底兒子，而且即刻改變了他底口氣。

『我並不要使你悲傷，親愛的，』他回答。『反之，我是爲你悲傷的。你在預備着在生活上走這樣一個步驟了，只有莫再作這樣一個昏頭的孩子，纔是適當的。這是我心裏的事。我禁不住笑，而且並不是要傷你底感情。』

『爲什麼我這樣想的？』亞歷沃沙說，帶着悽楚的感情。『爲什麼在過去好久就似乎是，你並不像一個父親樣，卻彷彿和我仇對似的，帶着冷然的譏刺看我？爲什麼我覺得，假如我在你底地位，不會像你對我似的這樣侮辱地笑？聽着，讓我們彼此來開誠地說話，即刻地，而且永久地，使得可以沒有更進的誤會了。而且……我要告訴你整個的真理。我以爲我來到這裏的時候，這裏有什麼誤會的。我沒有料到這樣遇見你們在一塊的。我對了嗎？假如我對了，我們各人把各人所感覺的開誠地說出來，豈不好些嗎？開誠能避免好些罪過呵！』

『說呀，說呀，亞歷沃沙，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說。『你所提議的是很聰明的。或者你應當來開始，』他加上說，瞥着納特沙。

『莫要爲我底完全的坦白生氣，』亞歷沃沙開始。『你希望如此，而且自己要求如此的。聽着，你同意我和納特沙底結婚了；這樣作你使得我們快樂，而且爲了這事你克服了你自己底感情了。你是寬大的，我們都重視你底大度。不過爲什麼現在你帶着一種欣喜，老是暗示着我是一個可笑的孩子，而且不適於作丈夫呢。更有甚者，你似乎要微屈我，使我在納特沙底眼中成爲可笑的，而且甚至可鄙夷的。你能夠使我看來胡塗的時候，你總就高興。在這以前，在過去好久我就留意到了。彷彿你爲了什麼原因在盡力顯示我們：我們底婚姻是胡塗的，傻的，我們是彼此不相稱的。實在彷彿你自己並不相信你爲我們議定的事；彷彿你看牠是玩笑，是胡塗的幻想，是可笑的趣劇。我不僅從你今天所說的話這樣想。就在那晚上，那星期二我從這裏回到你那裏的時候，我從你聽到使我吃驚而且傷我的奇怪話。而且在星期三，在你出去的時候，你對於我們現在的地位有些暗示，並且你不是輕忽地說着她，完全相反，卻是不如我願意聽你那樣說的，有點太輕浮地說着她，沒有愛，對她不敬重。……敘述起來是困難的，但是口氣是清楚的；人在心裏覺得到。告訴我，我是錯了。重行爲我保證，安慰我，而且……安慰她，因爲你也傷了她了。這我一進來時就猜出了。……』